



盛可以

湘西 盛可以

## 兰溪,中国的文学小镇

□书评人 李少君



《时间少女》  
盛可以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年1月

盛可以小说笔墨深入生活,简直是要穷尽人性与世界的一切方面。我曾经克服巨大的心理恐惧,看完她充满血腥、残暴与恐怖的短篇小说《手术》,她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夸张一点具有某种艺术的颠覆意义。

后来读了她的长篇《水乳》,里面充满了人情世故,琐碎世俗,还有两性关系的紧张、尖锐与冲突,作者以冷静、客观的叙述剥开生活的表皮,露出阴暗的灰色。她站在某种高度来俯瞰这一切,内里充盈一种非常大气东西,是一种非一般女作家所具有的通透、大度与宽容,心灵深处的荒凉、对世界的愤怒宛刺般锐利。小说中,随处可见作者的自我反击,充满矛盾和深刻的悖论,有一种汹涌的冲击力。盛可以还写过一些非常有勇气的作品,她敢于触及人类精

神以及心理的禁区,打破固有的禁忌,格调严肃,在禁区里游刃有余。比如长篇小说《北妹》《死亡赋格》等。

但是,《时间少女》却是截然不同的风格,没有凌厉杀气,这部鬼魅虐心的小说,充满青涩缠绵以及宿命式的受难,既纯净,又混沌,透着上世纪80年代中国南方小镇潮湿水灵的气息,仿佛《边城》的纯净与简单。

她写了一段残酷的青春史。在猪圈里长大的女孩西西,离开乡村去兰溪镇当服务员,对人生和世界产生了某种美好向往。镇上有一群和西西一样初涉人世、充满好奇而又焦虑苦闷的少年,每个人都像无头苍蝇一样生活。西西被老板娘的儿子始乱终弃,堕胎无法生育,又被老板娘利用。西西不知道镇里的疯癫女人便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母女对面不相识,她亲眼看见疯子母亲被强奸,而疯子母亲也

看到了西西在树林中的性爱过程。在小镇诡秘阴森的氛围中,青年人看不到出路,焦灼苦恼,混乱的年代背景,通过少女西西的感受得以真实地呈现。这是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缩影。

在这部作品中,似乎看到早年充满矛盾和尖锐的盛可以终于和生活有了和解。当然,也许只是短暂的缓和。她已经体验了很多,因而也开始宽恕了很多,理解了很多,她不再动辄愤怒,她甚至有了淡淡的透明的忧伤。

我知道盛可以众多的作品都与这个小镇有关。她说过,这条镇上有一条孤独的、乡村的、卑微的河流,是她生命的开端,也是她文学的源头。我相信世界上有许多同样默默无闻的村庄与河流,有许多许多被忽视、遗忘和抛弃的普通人,她在写这么一群人,这也是她认为自己写作的价值所在。



安意如

西藏 安意如

## 开启生命灵性之光

□书评人 伦静



《日月》  
安意如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年1月

最初,读纳兰容若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我便心有戚戚,后来不经意间遇到安意如,直觉她是一个始终保持清醒的旁观者,一个会持短剑,骑青驴,独行天下博古通今的知己。

如今,她来到西藏,走进大昭寺,见着双眼明澈、和蔼笑脸、心无挂碍的藏人,在蓝天白云下,她把心里的欢喜倾注到手里的这本《日月》上。

《日月》是关于西藏的一本书。西藏在作者心中的地位,正如安所言:“把北京看作是我父亲,西藏是我精神上的原乡,听西藏弦子响,打马而过的好儿郎,我的眼泪就哗哗流淌。”

四年间,安意如曾无数次往返西藏,虽腿脚不便,却曾三天走完滇藏线。谈起她的西藏情结,“我对西藏的感情,超越我的生养之地,超越所居的任何城市”。书中第二篇第

四小节,描写的少年桑吉抓鼠兔要青稞粮食的情景让人尤为印象深刻,“桑吉把鼠兔抓在手中,伸出手去,说,真的是活的,你摸摸。老人摸摸鼠兔,点头,哦呀!真是活的!他乐呵呵接过口袋,进屋装了几大碗青稞。”狡黠少年桑吉利用活鼠兔来讨东西,正是西藏地区丰收时节,孩子们常玩的一种游戏。藏民们习惯布施,此处情节设置有趣且充满着温暖。

《日月》是一个现代版的仓央嘉措的故事。主人公索南次仁(尹长生)少年时,欣然接受命运的安排,从西藏跟随尹莲来到城市,经历着从无到有,人心叵测,在生命充满挣扎后最终回归西藏的过程。时光荏苒,羞怯而充满灵性的少年索南次仁成长为清冷的尹长生,也许他早已知道,那个叫尹莲的女子——一朵隐藏的莲花,曾抓着他的手带他离开西藏,彼此之间会穿透生命。多年来,长生隐忍克制的

内心实则早已波涛汹涌,他对尹莲的禁忌之爱冥冥中似早有安排,指引着他的入世以及随时的离开。

能明显感知,《日月》是一本告别欲望、重返净土的灵性之书。相比之下,现实中的我们,大都碌碌无为,很少安静着面对自己。心识的混沌是现代人人所有精神顽疾的根源,而我阅读此书,与主人公长生一同修行,整理种种纠结,在反省自我的存在与过往中,竟也渐渐得到内心的安宁和充实。

没有什么比深刻的生命体验更为有价值。“日月为明,明者为觉,觉而后悟。生而为人,不应泯灭本来的灵性之光。”在书写该书的历程中,作者安意如在色拉寺皈依,成为一名格鲁弟子。同时,她也实现了由一个古典散文作家向长篇小说作家的转变和过渡。她一方面用《日月》映照出自己的影子,一方面以一种独特的姿态,借词给人心以慰藉。

【延伸阅读】2



《上海的风花雪月》陈丹燕 著 作家出版社

讲述的是十多年前的上海。彼时,上海还是一个颓唐的城市,有大把无法功利的时光,大把沉默的记忆。作者因为它的颓唐和那些反讽的机锋而喜爱在那些街区漫游,如同一个拾荒者,捡拾落四处的沧桑。这些细微,在作者心里,就是上海这旧通商口岸城市的动人之处。

十年过去了,上海变得生机勃勃而嚣张得意,而作者的感情,从十年前带有爱意和幻觉,转化为心中渐渐锐利起来的失落之痛。但当一幢老房子被修好,当一种生活方式被认同,她觉知这仍旧是个功利高于一切的城市啊。于是,她将这些变化写在十年前的文章后,描述这十年轮回。



《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这是第一部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迟子建,以一位年届九旬,这一弱小民族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自述,娓娓道来——

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信奉萨满教,逐驯鹿喜食物而搬迁、游猎,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尝尽艰辛,吃尽苦头。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他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争,也有眼睁睁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的万般无奈。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